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祝　然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録

第十五卷

唐張彦逺論顧陸張吳用筆

唐張彦逺論畫

後蜀歐陽炯論畫

宋郭熙論畫

宋郭思論畫

宋歐陽脩論鑒畫

宋蘇軾論畫

宋黄庭堅論畫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五

論畫五 畫學上

周莊周叙畫史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外篇

秦韓非論畫難易

客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韓非子

漢劉安論畫

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高誘注曰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淮南鴻烈解

後漢張衡論畫

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後漢書張衡傳

晉王廙與王羲之論學畫

余兄子羲之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王平南集

晉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唐張彥遠云自古相傳脫錯未得妙本勘

校下篇同

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次以即事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絲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摹素當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蹉積蹉彌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內防內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畫山

迹利則想動傷其所以凝用筆或好婉則於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於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寫自頸以上寧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於諸像則像各異迹皆令新迹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醲薄有一豪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醲也凡膠清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良畫黃滿素者寧當開際耳猶於幅之兩邊各不至三分人有長短今既定

遠近以矚其對則不可改易闊促錯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歴代名畫記

晉顧愷之畫雲臺山記

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山別詳

其遠近蹤迹東基轉上未半作紫石如堅雲者五六枚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蟺如龍因抱峰直頓而上下作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復一峰是石東隣向者峙峭峰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絕磵畫丹崖臨澗上當使赫巇隆崇畫險絕之勢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廕宜磵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據磵指桃迴面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到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荅問而超昇神爽精詣俯盼桃樹又

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裾一人全見室中使輕妙泠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中段東面丹砂絶蕚及蔭當使嶒峻高驪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成磵磵可甚相近相近者欲令雙壁之内悽愴清神明之居必有與立焉可於次峰頭作一紫石亭立以象左闕之夾高驪絶蕚西通雲臺以表路路左闕峰似巖為根根下空絶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磵其西石泉又見乃因絶

際作通岡伏流潛降小復東出下磵為石瀨淪沒於淵所以一西一東而下者欲使自欲為圖雲臺西北二面可一圖岡繞之上為雙碣石象左右闕石上作孤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秀而詳軒尾翼以眺絕澗後一段赤岓當使釋弁如裂電對雲臺西鳳所臨壁以成磵磵下有清流其側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飲水後為降勢而絕凡三段山畫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下為磵物景皆倒作清

氣帶山下三分居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歷代名畫記

宋宗炳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玆雲嶺夫理絕於

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内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崐崘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崐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内竪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

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歷代名畫記

宋王微敘畫

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龍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方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

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効異山海緑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歷代名畫記

北齊顔之推論畫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賔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並佳此法翫閲

古今特可寳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

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槖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孫令才學快士而畫絶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真運壽豈見此恥乎顏氏家訓

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觀夫張公之勢非畫也眞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絶狀觸豪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吮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 唐文粹

唐白居易論畫

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眞為師故其措一意

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 白氏長慶集

唐張彦遠論顧陸張吳用筆

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緜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

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絶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鈎戟利劒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為畫聖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

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鬢雲鬟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背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吴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吴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丁發硎郢匠運斤效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員右手劃方乎夫

用界筆直尺界筆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死畫滿壁曷如汚墁真畫一劃見其生氣夫運思揮毫自以為畫則愈失於畫矣運思揮毫意不在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余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迹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迹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

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疎密二體方可議乎畫或者頷之而去 歷代名畫記

唐張彦遠論畫

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劒道子觀旻舞劒見出没神怪既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孃亦善舞劒器張旭見之因為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歷代名畫記

後蜀歐陽炯論畫

六法之内惟形似氣韻二者為先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 益州名畫録

宋郭熙論畫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為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陜之士惟摹范寛一己之學猶為蹈襲況齊魯關陜幅幀數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為病正謂

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罷不聽之人追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為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為文余以為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强之者其迹軟懦

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汩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

悦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不覺見之於筆下昔晉人顧愷之必搆層樓以為畫所此真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攄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悖拙魯悶嘿之人見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

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林泉高致

宋郭思論畫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情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汨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牕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

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爲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徹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

林泉高致

宋歐陽修論鑒畫

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

乃髙下嚮背逺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强為之説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邪 試筆

宋蘇軾論畫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

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

東坡集

宋黃庭堅論畫

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

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山谷集

宋米芾論畫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老儒汲汲於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為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

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為珍玩回視五王之煒煒皆糠粃埃壒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

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挂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褾出不及椅所映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仝俗氣

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畫以李嘗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彩不高余為目睛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俟識者惟作古忠賢像也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甚精子瞻作枯木枝榦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

奇無端如其胸中盤礴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以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骨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大抵人物牛馬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也

古人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興慶圖無非奢麗

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畫史

宋米友仁論畫

子雲以字為心畫非窮理者其語不能至是是畫之為說亦心畫也自古莫非一世之英乃悉為此豈市井庸工所能曉開闢以來漢與六朝作山水者不復見於世惟右丞王摩詰古今獨步僕舊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處觀其筆意但付一笑耳霄壤間所有瀟湘奇觀蓋如是也自古文人才士無不為世所娼擠毀下石無足

怪者百世之下方自有公論　鐵網珊瑚

宋米友仁自論畫

世人知余善畫競欲得之尠有曉余所以為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目之畫之老境於世海中一毛髮事泊然無著染每静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　清河書畫舫

宋陳造論寫神

使人偉衣冠肅瞻眡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起草毫髮

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著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嚬頞適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兔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少陵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所以美曹將軍也張横浦則曰孔門弟子能奇怪畫出當年活聖人所以詠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也人鮮克知此妙故重爲商評之江湖長翁集

宋沈括論畫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奥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絶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

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
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
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
畫馬其大不過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
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
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為小牛
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

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法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説以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

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

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夢溪筆談

宋黄伯思論畫

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顔光禄則如鋪錦列繡琱繢滿眼自然之與琱繢不啻霄壤東觀餘論

宋宋迪論畫

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既

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夢溪筆談

宋彭乘論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

丹叢何以明之其花披妍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員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墨客揮犀

宋董逌論畫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敢不有一於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畫遠近可尺寸許也論者謂丘壑成於胷

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迹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既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為礙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人為已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至是為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問自然則曰能不異真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祕移與物有宜莫知為之者故能成於自

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
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為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
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弮墨設色摹取形
類見其似者跟蹡其虛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
萼莖蕊葉似尖圜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為日精
此為大芍藥至於百花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
為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發

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胷中者若花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托意也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為火畜而南為離方其色青驪騨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為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神景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魄茍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焉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意

而飛為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而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將神運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闊狹工者增减在其天機務得收斂衆景發之圖素唯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轍跡然後畫妙故前人謂畫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

世不見古人筆畫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絶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

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

顧愷之論畫以人物為上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舜賓評畫以禽魚為下而蜂蜨蟬蟲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為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為勝茍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

由一藝以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

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為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

巖棲而谷隱層巒疊翠嵌㪍崒嵂其蓋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論與物忘則磊落奇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他日忽見羣山横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煙與一一而下上漫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而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煙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時其忽乎忘四肢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

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邪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真畫者邪

世之論畫謂其似也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脫去轍迹豈婗紅配綠求象後模寫卷界而為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盤礴不能傴僂而趨於庭矣廣川畫跋

宋郭若虛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

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竒蹟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遊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

故揚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跡跡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為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圖畫見聞志

宋郭若虛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遊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内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内自足然後神閑意定神閑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圜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

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觀者當煩拭眥大底氣韻高筆畫壯則愈玩愈妍其或格凡豪懦初觀縱似可採久之還復意怠矣圖畫見聞志

宋韓拙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顯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

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已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冥饑寒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愷之王維後世真跡絶少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絶俗正如唐史論杜甫謂殘膏賸馥沾渥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爲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為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為

已今之學者為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閒餘暇以此為清
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
也奈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高業以利為圖金自墜九
流之風不修術士之體豈不為自輕其術者哉故不精
之由良以此也真所謂棄其本而逐其末矣且人之無
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豈落格
法而自為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
狂而自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恥

於下問惟憑盜學者為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頴通慵而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謏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茍僥倖之策惟務作偽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難學也若此之徒斯為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閫奥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為已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

盡乎精粹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宋張懷論畫

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逮今瑣瑣碌碌亦其偏見持以僻說蔽其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幾何哉不可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述於古有自來矣顯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夫子用於宇宙明於日月山林之形別於鳥獸魚蟲之跡制之冠蓋衮冕設之罇罍豐器六經具載百代祖繼追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

工於一物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闢天地玄黄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埽風雲之出没别魚龍之變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秀麗草木之茂榮翻然而異蹶然而超挺然而奇妙然而怪凡識於象數圖於形體一扶疎之細一㣲幪之微覆於穹窿載於磅礴無逃乎象數而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也故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

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萬變生焉惟畫造
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
靜於一豪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然矣故昧於
理者心為緒使性為物遷汩於塵坌擾於利役徒為筆
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語天地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
專於才逸隱遯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
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況山水樂林泉之奥豈庸鲁賤
隷貪懦鄙夫至於麤俗者之所為也豈其畫於山水誠

未可以易言也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域中者不為不多矣略究形容而推之遥岑疊翠遠水沉明片帆歸浦秋鴈下空指掌之間若晲千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峰秀樹老陰疎溪橋隱逸樵釣江村棧路曲逕崢嶸層閣漱石飛泉去騎歸舟人少有得其全景也若松栢老而虬怪羣木茂而蓊鬱臨流碧澗崖古林髙此乃其樹石者也木葉披巖千山聳翠煙重暝斜之勢林繁如葉葉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畫至於通乎源流貫乎神

明使人觀之若覩青天白日窮究其奥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學之深遠者罔克及此畫苑補益

宋鄧椿論畫

畫之六法難於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於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葢實矯之恐其或近衆工之事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彦遠所次歷

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咏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豪髮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巖以至漫士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豪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

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葢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畫繼

宋鄭剛中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閻立本二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售於世則好古君子先虔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

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豪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闒茸才術不鳴於時負慙流汗以紳笏奉研是雖能摸寫窮盡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胷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北山文集

宋錢聞詩論畫

雨山晴山畫者易狀唯晴欲雨雨欲霽宿霧晚煙既泮

復合景物昧昧一出沒於有無間難狀也此非墨妙天下意超物表者斷不能到鐵網珊瑚

宋子俞子記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

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螢雪叢說

宋趙希鵠論畫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沉著

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説故古人如王大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實一事爾 洞天清録

宋趙希鵠論臨摹

臨者謂以原本置案上於傍設絹素象其筆而作之繆工訣不能摹此則以絹素加畫上摹之墨稍濃則透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摹臨是自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明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摹本以還而

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賞鑒之精 洞天清録

宋張敦禮論畫

畫之為藝雖小至於使人鑒善勸惡聳人觀聽為補益豈其儕於衆工哉 畫鑒

宋何薳論畫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鶖溪絹上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

色著入絹縷春渚紀聞

宋羅大經論畫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廨舍御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胷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胷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

畫肉下筆生馬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胷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邪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鶴林玉露

宋羅大經論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鶴林玉露

宋劉學箕論畫

作揣萬類揮翰染素雖畫家一藝然毋子無鑒裁之精心胷有塵俗之氣縱極工妙而鄙野村陋不逃明眼是徒窮思盡心適足以資世之話靶不若不畫之為愈今

觀昔之人以一藝彰彰自表於世皆文人才士非以人物山川佛象鬼神著則以樓觀花竹翎毛走獸顯蓋未有獨任一見而得萬物之情兼備諸體而擅衆作之美雖張僧繇吳道子閻立本諸公不能之況萬萬不及比者自謂能之可乎古之所謂畫士皆一時名勝涵泳經史見識髙明襟度瀟落望之飄然知其有蓬萊道山之丰俊故其發為豪墨意象蕭爽使人寶玩不寘今之畫士祇人役耳視古之人又萬萬不啻也亦有迫於口體

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強問之能彼乎曰能之能此乎曰能之及其吮筆運思茫昧失措鮮不刻烏成鵠畫虎類狗其視古人神奇精妙每不逮之所以若然者未可悉尤之畫工畫工雖志在阿堵而亦有不專在夫阿堵也方是閒居士小槀

宋陳善論畫

唐人詩有嫩緑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妝點春色皆不

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人憑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云上宫春色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邪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為顛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捫蝨新語

宋趙孟濚論畫

畫謂之無聲詩乃賢哲寄興有神品有能品神者才識清高揮豪自逸生而知之者也能者源流傳授下筆有法學而知之者也鐵網珊瑚

宋趙孟堅梅竹譜

逃禪祖華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菴絽逃禪得其瀟灑之布置回視玉面而鼠鬚已自工夫較精緻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末節捨此的傳

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麤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
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聞名未識面云有江南
畢公濟季衡醜麤惡拙祖弊到雪篷觴濫矣所恨二王
無臣法多少東隣擬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
求其旨踢須止七蕚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
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蕊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説偈言
吾亦贅誰家屏障得君畫更以吾詩疏其底
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榦墨微焦筆分三踢攅成瓣

珠暈一圖工點椒糝綴蜂鬚凝笑靨穩拖鼠尾施長條

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

水波浮處見飄飆黄昏時候朧明月清淺溪山長短橋

閙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歷明非畫

一作還成戲軸上縱横不是描頓覺坐成春盎盎因思行過

雨瀟瀟從頭總是楊湯法拚下工夫豈一朝

古畫畫物無定形隨物賦形皆逼眞其次祖述有師繩

如印印泥隨前人尚疑屋下重作屋參以新意意乃足

晉魏而來幾百年羲獻斷絃誰解續何況高東李杜編江湖競買新詩讀願君種取渭川一千畝飽飯逍遥步捫腹風晴煙雨盡入君心胷吐出豪端自森肅負大夫來子章何碌碌鐵網珊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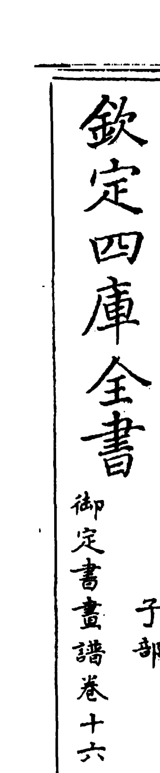
宋龔開論畫

人言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草者在昔善畫墨鬼有似顛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所惜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

以戲筆目之頤眞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鬍君野溷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此何為者邪

鐵網珊瑚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牟　焜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録

第十六卷

明王履華山圖序
明王履畫楷敘
明岳正畫葡萄説
明杜瓊論畫
明沈周論畫
明吳寛論畫
明唐寅論畫
明文徵明論畫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六

論畫六 畫學下

元趙孟頫論畫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便自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横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為不知者説也 清河書畫舫

元趙孟頫自論畫

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逺甚予刻意學唐人殆欲盡去宋人筆墨

吾自少好畫水仙日數十紙皆不能臻其極蓋業有專工而吾意所寓輒欲寫其似若水仙樹石以至人物牛馬蟲魚肖翅之類欲盡得其妙豈可得哉 鐵網珊瑚

元趙孟頫論畫詩

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

須知書畫本來同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元柯九思論畫

寫竹榦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 書畫題跋記

元錢選論畫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然又有關棙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吾嘗舉似畫

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所以年年故步

元湯垕畫論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故畫之法六得其一二者尚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閲紀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遍借紀

録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往迹參考古說如有少悟
多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
人物於畫最爲難工蓋拘於形似位置則失神運氣象
顧陸之蹟世不多見唐名手至多吳道子畫家之聖也
照映千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
爭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換吳生畫一二紙得吳生畫二
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爲輕重相懸若此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

花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胷中丘壑汪洋如萬頃陂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别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宋朝董源李成范寛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三二人終不逮也畫鑒

元黃公望論畫山水

山水之作昉自漢唐古筆遺墨不復多見米南宮評品稱董北苑無半點李成范寛俗氣一片江南景也厥後僧巨然陸道士皆宗其法陸筆罕見然筆往往有之亦有逼於董者其有學於然者曰江貫道用墨輕淡勻潔林木樹葉排列珠琲宋人亦珍之視然則大有徑庭矣作山水者必以董爲師法如吟詩之學杜也張子政畫山水跋

元倪瓚論畫竹

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强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倪雲林集

元倪瓚自論畫

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

得鄙辱怒駡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

清閟閣遺稾

元吳鎮論畫

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評畫者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此眞知畫者也

鐵網珊瑚

元吳鎮論墨竹

墨竹之法作幹節枝葉而已而疊葉爲至難於此不工

則不得為佳畫矣

元楊維楨論畫

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

山林道釋女婦茍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貓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圖繪寶鑑序

明王履華山圖序

畫雖狀形主乎意意不足謂之非形可也雖然意在形
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
哉畫物欲似物豈可不識其面古之人之名世果得於
暗中摸索邪彼務於轉摹者多以紙素之識是足而不
之外故愈遠愈譌形尚失之況意茍非識華山之形我
其能圖邪既圖矣意猶未滿由是存乎靜室存乎行路
存乎牀枕存乎飲食存乎外物存乎聽音存乎應接之
隙存乎文章之中一日燕居聞鼓吹過門怵然而作曰

得之矣夫遂㢘舊而重圖之斯時也但知法在華山竟不知平日之所謂家數者何在夫家數因人而立名既因於人吾獨非人乎夫憲章乎既往之迹者謂之宗宗也者從也其一於從而止乎可從從從也可違違亦從也違果為從乎時當違理可違吾斯違矣吾雖違理其違哉時當從理可從吾斯從矣從其在我乎亦理是從而已焉耳謂吾有宗與不局局於專門之固守謂吾無宗與又不大遠於前人之軌轍然則余也其蓋處夫宗

與不宗之間乎且夫山之爲山也不一其狀大而高焉
嵩小而高焉岑狹而高焉巒卑而大焉扈銳而高焉嶠
小而衆焉巋形如堂焉密兩向焉嵚陬隅高焉岊上大
下小焉巘邊焉崖崖之高焉巖上秀焉峰此皆常之常
焉者也不純乎嵩不純乎岑不純乎巒不純乎扈不純
乎嶠不純乎巋不純乎密不純乎嵚不純乎岊不純乎
巘不純乎崖不純乎巖不純乎峰此皆常之變焉者也
至於非嵩非岑非巒非扈非嶠非巋非密非嵚非岊非

巚非崖非巖非峰一不可以名命此豈非變之變焉者乎彼既出於變之變吾可以常之常者待之哉吾故不得不去故而就新也雖然是亦不過得其彷彿爾若夫神秀之極固非文房之具所能致也然自是而後步趨奔逸漸覺已制不屑屑瞠若乎後塵每虛堂神定默以對之意之來也自不可以言喻余也安敢故背前人然不能不立於前人之外俗情喜同不喜異藏諸家或偶見焉以為乖於諸體也怪問何師余應之曰吾師心心

師目目師華山

明王履畫楷敘

余壯年好畫好故求求故蓄蓄故多多而不厭猶謂未足也復模之習之以充其所願欲者噫是非癖與惟其癖也故不知爲無用而獨視爲有用視爲有用故人或予懲弗聽也人或予毀弗較也人或予需弗與也孜孜焉惟是之從與誠正修齊之道幾半於乎癖之深也乃至此乎夫畫多種也而山水之畫爲予珍畫家多人也

而馬遠馬逵馬驎及二夏圭之作爲予珍何也以言山水與則天文地理人事與夫禽蟲草木器用之屬之不能無形者皆於此乎具以此視諸畫風斯在下矣以言五子之作與則麤也而不失於俗細也而不流於媚有清曠超凡之遠韻無猥闇蒙塵之鄙格圖不盈咫而窮幽極遐之勝已充然矣故予之珍非珍乎溺也珍乎其所足珍而不能以不珍耳其鍛與蠟屐之云哉且余也泉石之姿也而市塵是囿猿鶴之爲無用邪固亦精神

心術之所寓與其瓿覆孰若全之以不失夫踦屨偕還之心於是焉補苴整比離為二帙目之曰畫楷云嗟乎熟處難忘有道君子亦或不免況余乎是知克己之事甚不可易易言也雖然䆫明几淨時一披之則神遊虛無悟入怳忽自有不可與冰氏之流道者當是時也視鄉之僕僕然模擬於含毫吮墨之間其所得也反若過之惟輟於目昏故巧為拙奴之累不及而自怡不贈之趣益深也因賦詩曰吟詩寫字何妨道何況規規畫苑

中只爲癖深消不得故教幽思且相通或曰旣知其癖胡不蘄夫治之之策乎余曰癖天下古今之通病也不癖於此必癖於彼果惟預之傳濟之馬嶠之錢而已乎哉雖然設治癖者過君幸以相告 鐵網珊瑚

明岳正畫葡萄說

畫書之餘也學者於游藝之暇適趣寫懷不忘揮灑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韻不在巧巧則工象則俗矣雖然其所畫者必有意焉是故於草木也蘭之芳菊之秀梅之

潔松竹之操皆托物寄興以資自修非徒然也夫葡萄木而草約花而佳實重自上古故神農九種功力為最至能强志益氣輕身延齡蓋中國之名果也二酉六帖皆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豈未之考歟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故成式樂天遂附會之歟不可知矣魏文之詔以爲華果極珍盛讚厥美似爲知已然徒得其味而遺其德取其小而不識其大君子惜之予嘗論其榦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

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而可釀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信於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宜與菊蘭梅竹並驅而爭先可也世無好之而畫者獨近代有僧日觀者始作之是又不幸失身於方外野人之手不無工俗可厭使夫徽懿弗彰悲哉予謫戍窮荒偶見一本因以新意製爲長幅用悼不遇兼暢幽情具目者苟矜其窮而取焉則亦未見其爲不幸也若曰是不象而工豈徒不識畫格亦未有

以知岳生者也 岳正博類藁

明杜瓊論畫

繪畫之事胷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忽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著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 容臺集

明沈周論畫

吳仲圭得巨然筆意墨法又能軼出其畦徑爛熳慘澹

當時可謂自能名家者蓋心得之妙非易可學予雖愛而恨不能追其萬一崑山士人皆畫梅其用墨太重殊失清雅是有累於梅矣書畫題跋記

明吳寛論畫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爲山水禽魚草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乏圖畫何損於世乃疲精極思必欲得其肖

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鮑翁家藏集

明唐寅論畫

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筆轉腕靈妙耳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滞也畫史會要

作畫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溫湯或河水皆可洗研磨墨以筆壓開飽浸水訖然後蘸墨則吸上匀暢若先蘸筆而後蘸水被水沖散不能運動也珊瑚網

明文徵明論畫

畫家宮室最為難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為合作蓋東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 甫田集

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多寫雪景蓋欲假此以寄其歲寒明潔之意耳 書畫題跋記

明練安論畫

蘇文忠公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

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余取以為觀畫之說焉畫之為藝世之專門名家者多能曲盡其形似而至其意態情性之所聚天機之所寓悠然不可探索者非雅人勝士超然有見乎塵俗之外者莫之能至孟子曰大匠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莊周之論斵輪曰臣不能喻之於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皆是類也方其得之心而應之手也心與手不能自知況可得而言乎言且不可聞而況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蹟者

是拘拘於塵垢粃糠而未得其眞者也金川玉屑集

明王肯堂論畫

前輩畫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癖胷中丘壑幽映迴繞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畫也自六朝以來一變而王維張璪畢宏鄭虔再變而荆關三變而董源李成范寬極矣若黄子久則脫卸幾盡然不過淵源董源今士大夫能畫者多師之川岑樹石秪是筆尖拖出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

古人後無來者甚不知量也

郭恕先界重樓複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以爲狂士而實世外人也尚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知輕重而輒蔑棄繩墨信手塗抹何哉　鬱岡齋筆塵

明何良俊論畫

論畫者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爲工邪然淚於畫

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病也

明李式玉論畫

僕嘗執筆學作畫苦不成家今復閣筆十年矣安敢妄論此中曲折哉顧今世不乏名手而可傳者少便面尺幅無間疎密尋丈絹素實見短長乃今之畫者觀其初作數樹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樹繼作數峰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峰再作亭榭橋道諸物意亦止矣及徐而見其勢

之有餘也復雜以他物如是畫安得佳即佳又安得傳乎間有一二能手形摹王趙董倪諸家亦時工似然多雷同而少變化其丘壑布置千幅如一此由遊涉未遠足不登奇山水臨摹又少目不見舊藁本故如此耳僕家藏名蹟雖不廣每見前賢多有不同故以爲當今實鮮佳手縱佳亦不傳世有知者即不以此言爲畫苑平章知亦不以爲非丹青藥石也赤牘

明唐志契論畫

畫家傳模移寫自謝赫始此法遂爲畫家捷徑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乃眞臨摹也如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大癡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學之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定要筆筆與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繪事微言

明陳衎論畫

元逸人黃大癡教人畫法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輭熟之謂也夫爲俗爲腐爲板凡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

忌且羣然喜之矣從大癡拈出大是妙諦槎上老舌

明薛岡論畫

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文人之筆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余謂丹青有宗派姑蘇獨得其傳天爵堂筆餘

明王無倪論畫

畫無絶筆傳授爲先古哲妙墨代代相沿猶夫子之云識大識小也若廣訪名師加以心慧古跡不但可亞還

可自謂過之畫史會要

明屠隆論畫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葢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子之於詩也考槃餘事

明屠隆論學畫

人能以畫寓意明牕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煙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爲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爲俗品古之高尚士夫如李公麟范寛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靡不盡臻神品賞鑒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畫史會要

明屠隆論臨畫

臨摹古畫著色最難極力模擬或有相似惟紅不可及
然無出宋人宋人摹寫唐朝五代之畫如出一手秘府
多寶藏之令人臨畫惟求影響多用己意隨手苟簡雖
極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國朝戴文進臨摹宋人名
畫得其三昧種種逼真效黄子久王叔明畫較勝二家
沈石田有一種本色不甚稱摹倣諸舊筆意奪真獨於
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評者云子昂近宋而人物
爲勝沈啓南近元而山水爲尤令如吳中莫樂泉臨畫

亦稱當代一絕考槃餘事

明王世貞論畫

書道成後揮灑時入心不過秒忽畫學成後盤礴時入心不能絲毫詩文總至成就臨期結撰必透入心方寸以此知書畫之士多長年葢有故也年在桑榆政須賴以文寂寞不取資生聊用適意既就之頃亦自斐然乃知歐九非欺我者少學無成老而才盡以此自歎耳

人物以形模爲先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爲主形

模寓乎其中乃爲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

語曰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榦如篆枝如草葉如眞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温日觀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如鵠頭虎爪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雲鳥鵲鵲牛鼠猴雞犬兔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如龍跳虎臥戲

海遊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覽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藝苑巵言

明周天球論寫生

寫生之法大與繪畫異妙在用筆之適勁用墨之濃淡得化工之巧具生意之全不計纖拙形似也 石田畫卷題跋

明董其昌畫旨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源麻皮

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為墨戲此語雖似偏然山水中當著意煙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吞吐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混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脱

眞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實虛互用疎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閒亦

文章法也

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數文學士小米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拘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盡此矣

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爲馬牙拘石此

三種足畫石之變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内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拾筆端吾嘗遊洞庭湖推蓬曠

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皆畫譜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絶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

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絶去甜俗谿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脱繩束中便是透網鱗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

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荆浩云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騾綱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鋭黄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

茗雲景宋時宋廸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

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論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崢嶸文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

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横霧塞是也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

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非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
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
潑墨能爲營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闗畫師之口
而供賞音之耳目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
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已
上容臺集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

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寛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能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

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著力而石自秀潤矣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糢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於執筆沉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雲林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逕路邪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

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徴仲皆大耋仇英命短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已上畫禪室隨筆

明范允臨論畫

學書者不學晉轍終成下品惟畫亦然宋元諸名家如荆關董范下逮子久叔明巨然子昂矩法森然畫家之

宗工巨匠也此皆胸中有書故能自具丘壑今吳人目不識一字不見一古人真蹟而輒師心自創惟塗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懸之市中以易斗米畫那得佳耶間有取法名公者惟知有一衡山少少髣髴摹擬僅得其形似皮膚而曽不得其神理曰吾學衡山耳殊不知衡山皆取法宋元諸公務得其神髓故能獨擅一代可垂不朽然則吳人何不追遡衡山之祖師而法之乎即不能上追古人下亦不失為衡山矣此意惟雲間諸公

知之故文度玄宰元慶諸名氏能力追古人各自成家而吳人見而詫之曰此松江派耳嗟乎松江何派惟吳人乃有派耳 輸廖館集

明陳繼儒論畫

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 妮古錄

明李流芳論畫

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臨摹古人如此冊於荊關董巨二

米兩趙無所不倣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彦敬學二米然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余不能畫而知其大意如此

少時見余友龔朱畫竹喜而效之度不能勝輒棄去爲林木山水以自娛大都竹於長卷位置尤難寒梢萬尺雖不乏煙雲變化而詰曲高下坡陀晻映往往不能遂其聳然干霄之勢古人以竹卷傳者予亦未覩奇絶也

嘗以此語友人潘與歸休皆以為然二子皆專工畫竹已卓然成家而獨以位置長卷為怯其他可知已檀園集

明李日華畫說

古者圖書並重以存典故備法戒非浪作者故有建章千門萬户圖晉張茂先猶及見之漢成帝視紂踞妲己圖班姬因進忠言又有圖蜀道山川歸獻而將帥藉以成功者自顧虎頭陸探微專攻寫照及人物像而後繪

事造極王摩詰李營丘特妙山水皆於位置點染渲皴盡力為之年煆月煉不得勝趣不輕下筆不工不以視人也五日一山十日一水諸家皆然不獨王宰而已迨蘇玉局米南宮輩以才豪揮霍借翰墨為戲具故於酒邊談次率意為之而無不妙然亦是天機變幻終非畫手譬之散僧入聖噉肉醉酒吐穢悉成金色若他人效之則破戒比丘而已元唯趙吳興父子猶守古人之法而不脫富貴氣王叔明黃子久俱山林疎宕之士畫法

約略前人而自出規度當其蒼潤蕭逺非不卓然可寶而歳月渲運之法則偷力多矣倪迂漫士無意工拙彼云自寫胸中逸氣無逸氣而襲其跡終成類狗耳本朝惟文衡山婉潤沈石田蒼老乃多取辦一時難與古人比蹟仇英有功力然無老骨且古人簡而愈備淡而愈濃英能繁不能簡能濃不能淡非高品也恬致堂集

明李日華論畫

元僧覺隱曰我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蘭葉

勢飄舉花蕊舒吐得喜之神竹枝縱横錯出如矛刃飾怒耳

繪事要明取予取者形象彷彿處以筆勾取之其致用雖在果毅而妙運則貴玲瓏斷續若直筆描畫即板結之病生矣予者筆斷意含如山之虛廓樹之去枝凡有無之間是也

姜白石論書曰一須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胷中

廓然無一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丘壑日摹妙蹟到頭只與縣采圬墁之工爭巧拙於毫釐也

余嘗泛論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其學書又須胷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蘇黄米集中著論每每如此可檢而求也已上紫桃軒雜綴

繪事必以微茫慘澹為妙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所謂氣韻必在生知正此虛澹中所含意多耳其他精刻偪塞縱極功力於髙流胷次間何關也王介甫猾急樸嗇以為徒能文耳然其詩有云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以悲壯求琴殊未浣箏笛耳而以荒寒索畫不可謂非善鑒也

陳郡丞嘗謂余言黄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處

看急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詫而不顧噫此大癡之筆所以沈鬱變化幾與造化爭神奇哉

山行遇奇樹怪石即具楮墨四面約略取之此亦詩家李賀錦囊之儲也

作畫如蒸雲度空觸石一任渺瀰遮露晦明不可預定要不失天成之致乃爲合作學書如洗石蕩盡浮沙濁土則靈竅自呈秀色自現二者於當境時卓竪眞宰於擇用時湥加觀力方有入路耳

每見梁楷諸人寫佛道諸像細入豪髮而樹石點綴則極灑落若略不住思者正以像既恭謹不能不借此以助雄逸之氣耳至吳道子以描筆畫首面肘腕而衣紋戰掣奇縱亦此意也已上紫桃軒又綴

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議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胷中實有吐出便是矣

古人於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昃無一筆苟下至於數重之林幾曲之逕巒麓之單複借雲氣爲開遮沙水之迂迴表灘磧爲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渥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無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偪塞寡不致凋踈濃不致濁纖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眞機耳向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縣工采匠爭能何貴畫乎

已上六研齋二筆

士人以文章德義爲貴若技藝多一不如少一不惟受役兼自損品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碌碌狗人遂堅意禁制不爲余嘗謂王摩詰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數首詩則琵琶伶人水墨畫匠而已墨君題語

明謝肇淛論畫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惟趙松雪然松雪間出獨冣而龍

眠一意摹倣趨舍稍異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為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施於今何啻枘鑿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祕少陵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也然古人之畫細入豪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

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筆墨則可耳必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今人畫以意趣為宗不復畫人物及故事至花鳥翎毛則輒畀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甚麽故事談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

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
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
莽滅裂動輒托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
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眞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
禄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
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
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
二疏祖道元達瑣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

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五雜組

明魯得之論畫竹

畫竹須腕中有風雨蘇子云當其下筆風雨快此眞得寫竹上上乘若於墨瀋中求之正墜箇中雲霧墨君題語

明顧凝遠論畫

興致

當興致未來腕不能運時徑情獨往無所觸則已或枯槎頑石勺水疎林如造物所棄置與人裝點絶殊則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此亦錦囊拾句之一法

氣韻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腴運腕深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儁偉之士筆墨淋漓鬚眉畢燭何用粘皮搭骨

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圓熟則自有別若圓熟則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旣工矣不可

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

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吉人靜女倣書童稚聊自抒其天趣輒恐人見而稱說是非雖一一未肖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

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褭然冠冕任意輝煌與唐宋名

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絶藝所累

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莽氣故文所謂文人之筆也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枯潤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漫羡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欲上聳俱不可從本位逕情一往苟無根抵安可生發蓋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畫水

木華作海賦竟或敎以水之前後左右言之遂添出數語乃知關仝有側作泰山圖非横看成嶺側成峰邪故

身在此山不知山眞面目名語也畫引

明沈顥論畫

趙大年平遠逸家眼目剪伐町畦天然秀潤從輞川叟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疑畫中有物物中有聲此僅爲知者道吁嘉隆而後神骨且乏況聲乎

層巒疊嶂如歌行長篇遠山疎麓如五七言絶愈簡愈
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閶已而交
相非非非非趙也董也非因襲之流弊流弊既極遂有矯
枉至習矯枉轉為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棙循遷去古
愈遠自立愈羸何不尋宗覔派打成泠局非北苑非承
旨非雲間非金閶非因襲非矯枉孤蹤獨響夐然自得
臨摹古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

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

董源以江南眞山水爲藁本黄公望隱虞山即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硯遇雲姿樹態臨勒不舍郭河陽至取眞雲驚湧作山勢尤稱巧賊應知古人藁本在大塊内吾心中慧眼人自能覷著又不可撥寘程派作漭蕩生涯也

有一畫史日間作畫夢即入畫曉復寫夢境每入神遂有蠅落屏端水鳴牀上魚堪躍水龍能破垣稱性之作

直操玄化葢緣山河大地器類羣生皆自性現其閒卷舒取捨如太虛片雲寒潭鴈跡而已

專摹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鑒畫

今人見畫之簡潔高逸曰士夫畫也以爲無實詣也實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維李成范寬米氏父子蘇子瞻晁無咎李伯時輩士夫也無實詣乎行家乎 畫塵

明張丑論畫

古今畫流不相及處其布景用筆不必言即如傅色積

墨之法後人亦不能到細檢唐宋大著色畫高米水墨雲山皆是數十百次積累而成故能丹碧緋映墨彩瑩鑿自當窮究底裏方見良工苦心慎毋與率易點染淡妝濃抹者同類而視之也

雲林作畫惜墨如金至無一筆不從口出故能色澤膩潤後人刻意摹擬雖形體略似其精神終不及也清河書畫舫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六